

An impressionist painting of a field with birds. The foreground is dominated by a dense field of yellow and orange flowers, possibly tulips, rendered with thick, expressive brushstrokes. The background is a deep, vibrant blue sky filled with numerous dark silhouettes of birds in flight, scattered across the upper half of the frame. The overall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Impressionist movement, emphasizing light and color over fine detail.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大师与玛格丽特

(俄罗斯)布尔加科夫 著

王庆平 译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大师与玛格丽特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俄罗斯) 布尔加科夫 著

王庆平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师与玛格丽特 / (俄罗斯) 布尔加科夫著; 王庆平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17-3510-6

I. ①大… II. ①布…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30052号

大师与玛格丽特

МАСТЕР И МАРГАРИТА

作 者 / (俄罗斯) 布尔加科夫

译 者 / 王庆平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封面设计 / 袁 洁 班 婕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22

字 数 / 371千字

版 次 / 2016年1月第2版

印 次 /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29.0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510-6

译者序

经过十二年的呕心酝酿，八易其稿，一部结构复杂、叙事精妙的鸿篇巨制终于完成，但是小说的作者没能看到小说的发表即溘然长逝，终年四十九岁。直到1966年，这部作品才在《莫斯科》杂志上连载发表，1969年俄文本全本在德国出版，作者写作一部“辉煌的不朽之作”的愿望在26年后终于得以实现。这部作品就是后来风靡全球的《大师与玛格丽特》。这部厚重奇崛的小说被誉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小说之一，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

小说的作者是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他于1891年出生在乌克兰基辅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受研究古代历史和西欧宗教的父亲的影响，热爱文学、艺术、音乐，是果戈理、歌德的拥趸。这位性格内敛，腼腆、斯文、安静的作家内心里却涌动着浪漫丰富的想象和勇敢的担当。在给斯大林的信中作者傲骨铮铮：“在苏联我成了俄罗斯文学旷野上唯一一匹文学恶狼。有人劝我将皮毛涂一下，这是一个愚蠢的建议。狼无论是染了颜色还是剪了毛，都绝不会成为一只哈巴狗。”布尔加科夫一生多舛，但随着《大师与玛格丽特》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闪耀出卓尔不群的艺术光芒，布尔加科夫得以跻身俄罗斯文学大师的行列。苏联作家西蒙诺夫认为写作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布尔加科夫“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影响了当代的文学倾向——布尔加科夫的创作达到了讽刺文学、幻想文学和严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巅峰，并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影响了当代的文学倾向，即对文学综合发展的愿望。”

小说以1929年的莫斯科为背景，间或越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歌德的影响开篇即现：在作品的卷首，作者引用了歌德《浮士德》中浮士德与魔鬼孟菲斯特的两句对白：“你究竟是谁？”“我是那种力的一部

分，总是想作恶，却又总施善于人。”也许在作者的心中，人的良知始终是不会泯灭的光，约束照耀着自己的言行。这也就是为什么读者总能在作家对现实中的恐怖、腐败、虚假、不公、低效和愚昧进行辛辣诙谐的讽刺背后还能看到人性中的美和希望。

小说复杂的情节和人物纠结会让缺乏耐心的读者武断地认为小说结构凌乱，其实贯穿着小说的两条线索清晰可见。小说的一条线索是在一个闷热的下午，莫斯科文学协会委员会（莫文协）主席柏辽兹遇到了撒旦的化身沃兰德博士，从此引发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件：莫文协主席柏辽兹无缘无故地被电车截取了头颅；沃兰德博士和他的助手黑猫将莫斯科搅得天翻地覆。布尔加科夫借人物讽喻现实，沃兰德虽然是魔鬼的化身却惩恶扬善；相反，一些道貌岸然的人在沃兰德的魔法下却原形毕露，让人们看到了真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不信上帝，没有精神信仰的庸俗、品质恶劣的文协主席柏辽兹、贪污受贿的房管主任、贪图钱财的小市民，来莫斯科争夺房产的教授等在现实与魔幻交织的场景中纷纷粉墨登场，向读者展示了那个年代莫斯科真实的世态万象。作家叙事极具耐心，牧首湖畔柏辽兹对诗人伊万的无神论洗脑，本丢·彼拉多对耶稣的审讯，然后又是牧首湖畔的交谈，直到诗人伊万疯狂奔跑，叙事的节奏和速度才跑动起来。借着伊万进入疯人院的线索，正直、天资不凡但因怯懦而躲在疯人院里的大师和美丽、勇敢、景仰大师才华的玛格丽特才接踵登场，上演了一场感人的爱情故事。小说的另一条线索是一千九百多年前犹太总督彼拉多在耶路撒冷审判耶稣的故事。总督彼拉多明知耶稣不是煽动群众闹事的暴徒，却屈从于犹太祭司的决定，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从此他的内心陷入了莫大的痛苦中。利未·马太记录在羊皮卷上的耶稣的话“怯懦是最深重的罪过”更是让他备受折磨，两千年以来一直受着偏头疼的困扰无法入睡，只好坐在荒山的峭壁上，在每年的月圆之夜睁开双眼，喃喃自语这句话。他渴望有一条月光之路能够带领他去寻找救赎——找到耶稣。

这两条线索通过大师的创作巧妙联系起来：原来大师写过一本关于彼拉多审判耶稣的小说，受到批判，才于惊恐之下烧毁手稿进入疯人院，而玛格丽特受到对大师爱情的感召，在沃兰德的帮助下历经种种奇事，救出大师。沃兰德将权力交给大师，大师宣布了总督的自由，昏沉的总督终于得到了救赎，通过月光之路去追寻耶稣。

《大师与玛格丽特》被英国学者莱斯利·米尔恩称为“夕阳之作”，是布尔加科夫诸多作品中最具光芒的一部。文如其人，作品是作家思想、性格、生活经历的综合。布尔加科夫认为：“作家不论遇到多大困难都应该坚贞不屈……如果使文学去适应把个人生活安排得更为舒适、更富有的需要，这样的文学便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勾当了。”一直生活在权力和道德交锋漩涡中的作家用一种勇敢的姿态，通过对其作品中历史、现实、神话多维空间相交织的映照让读者看到了道德的力量和精神的救赎。俄罗斯著名的布尔加科夫研究者玛丽埃塔·丘达科娃在接受采访时说：“普遍来说，我们对大师一无所知，我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和生平，却感到仿佛自己对他了如指掌。为什么？因为布尔加科夫在创造‘大师’时是如此的巧妙，以至于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自动地丰富着他，而无须认识他。”诚然，作家地下有知，可以含笑了吧。

《大师与玛格丽特》引入中国后，也唤起了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的翻译热情，已经陆续出现了好几种译本。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精准地把握这样复杂的一部作品并对其进行符合中国读者阅读习惯的解读翻译并非易事，但是抛开面临的巨大挑战，单是能反复浸淫在作品中，和文中的各路角色游走在莫斯科、耶路撒冷、梦幻与现实之间，让思绪随着情节的跌宕起伏，让心灵伴着大师与玛格丽特感天动地的爱情起舞就已经是很幸福很充实的经历了。

受知识和技巧的限制，这个译本难免带有瑕疵。但出于对布尔加科夫的敬仰，我们还是一起带着被贴上“讽刺、狂想、哲学思辨、魔幻现实”等种种标签的鸿篇巨作《大师与玛格丽特》一起神游那个陌生年代的莫斯科吧，登登麻雀山、看看阿尔巴特大街，重温人性的矛盾和怯懦，感悟爱情的纯洁和道德的震慑。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决不同陌生人交谈	3
第二章	本丢·彼拉多	13
第三章	第七项证据	34
第四章	追缉	38
第五章	格里鲍耶托夫之家	44
第六章	果真是精神分裂	54
第七章	闹鬼的公寓	62
第八章	教授舌战诗人	71
第九章	卡罗维耶夫的绝活	79
第十章	来自雅尔塔的消息	87
第十一章	伊万精神分裂成两人	98
第十二章	魔术及其内幕	101
第十三章	主人公登场	114
第十四章	光荣归于雄鸡	131
第十五章	尼卡诺·伊万诺维奇·波索伊的梦	138
第十六章	行刑	149
第十七章	不平静的一天	159
第十八章	碰壁的来访者	169

第二部

第十九章	玛格丽特	191
第二十章	阿扎泽勒的药膏	202
第二十一章	飞翔	206

第二十二章	烛光下	217
第二十三章	撒旦的盛大舞会	228
第二十四章	大师出场	241
第二十五章	总督如此拯救加略人犹大	261
第二十六章	掩埋	269
第二十七章	第五十号公寓的末日	287
第二十八章	卡罗维耶夫和别格莫特的最后冒险	299
第二十九章	命运注定	310
第三十章	时间到！时间到！	314
第三十一章	麻雀山上	325
第三十二章	大赦和永远的避难所	327
尾 声	332

第一部

你究竟是谁？
我是那种力的一部分，
总是想作恶，
却又总施善于人。

——歌德《浮士德》

第一章 决不同陌生人交谈

一个闷热的春季，傍晚时分，两个人同时出现在牧首湖畔。其中一位四十岁左右，黑色的头发，稍稍有些秃顶，身材矮小粗胖，穿着一件灰色夏装，手里拿一顶软呢浅帽，胡子刮得非常干净，戴着一副很大的黑色牛角边框的眼镜。另外一个年纪较轻，乱蓬蓬的红发上面歪歪斜斜地戴着一顶方格帽子。这个人上身穿着牛仔衫，下身穿着一条皱巴巴的白裤子，脚上是一双黑色胶底的运动鞋。

那位年龄比较大的不是别人，正是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柏辽兹，他在一家具有非凡影响力的文学杂志担任编辑，同时还兼任莫斯科文学协会委员会（简称莫文协）的主席。而柏辽兹那位年轻的同伴正是诗人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列夫，笔名叫做别兹多姆内。

现在这两位作家走在嫩芽初萌的椴树荫下，直奔售货摊而来。货摊漆着非常醒目的颜色，招牌上写着“啤酒饮料”。

喔，是的，首先必须要向读者交代在这闷热的五月之夜发生的第一件奇事。彼时布朗那亚街上空空荡荡，不只是售货摊，就是人行道上也鲜见人影。这个时候，人们几乎没有办法正常呼吸，炙烤莫斯科的烈日正缓缓落下，坠落在花园环形路后面那片干燥的烟雾之中，树荫下行人寥寥，长椅上也是空无一人，人行道上显得非常冷清。

“给我来瓶矿泉水！”柏辽兹喊道。

“没有。”售货摊里的女人冷淡地答。

“那有啤酒吗？”别兹多姆内用粗哑刺耳的嗓音问那个女人。

“晚上才会运来。”女人回说。

“那你现在这里有什么？”柏辽兹又问。

“只有热杏子汁。”女人回答他。

“喔，那就给我来杯杏子汁，就杏子汁吧！……”

杏子汁不断冒出浓烈的黄色泡沫，空气之中弥漫着一股只有在理发店里才能闻见的气味。喝完没过多长时间两人就开始打嗝了。结完账之后，

两人慢慢在长椅上落座，面向湖边，背对花园环行路。

这时，第二桩奇怪的事发生了，但是这次却只发生在柏辽兹一个人身上。忽然之间，他停止了打嗝，然后心脏怦的一跳，刹那间就像离开了身体一般，当心脏又重新回到体内的时候感觉就好像是在心口上扎着一根粗针。不仅如此，不知为何突然间一股恐惧袭来，柏辽兹恨不得马上头也不回从湖边逃离。

柏辽兹惶惑地四处张望，不清楚是什么把自己吓成这个样子。他脸色苍白，然后用手帕擦了擦前额，暗想道：“我这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形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或是我的心脏出问题了……也许是操劳过度……全见鬼去吧，该去基斯洛沃兹克了……”

这时，在柏辽兹的面前凝起一股热浪，并且从中幻化出一个相貌怪异非常的透明人，他脑袋很小，戴着一顶赛马骑师才会戴的那种高耸的帽子，身上穿着短格子夹克，所有一切都像是空气做的……此人身高足有两米，肩膀十分瘦削，瘦得出奇。而且，敬请留意，他脸上正露出一副嘲弄和不屑的神情。

柏辽兹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离奇的事，他瞪大了双眼，脸色显得愈加苍白，惊慌失措地想：“这根本就不可能！……”

但是，天啊，这个高个子的透明人现在就在眼前，飘浮在半空中左右摇摆。恐惧一点点吞噬了柏辽兹，他吓得紧闭双眼。等到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却发现所有一切都已经结束。幻影早已散去，穿格子夹克的家伙也一点点消失了，就连扎在心口的粗针也一起被拔了去。

“啊，见鬼！”柏辽兹大声地喊道，“你知道吗？伊万，我刚才差点就中暑了！我竟然产生了幻觉！……”柏辽兹强作笑容，眼里却仍然充满恐惧，手也不停地颤抖。最后他终于渐渐平静下来，拿起手帕扇了几下，打起精神继续先前谈到的话题：“呃，那么……”

事后我们得知，这次谈话是关于耶稣的。原来编辑向诗人约了一首反对宗教的诗歌，并且准备在下期的杂志上发表。伊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稿了，但遗憾的是，编辑非常不满。虽然诗人在描写主人公耶稣的时候基调阴沉，编辑却坚持认为整首诗必须重写。编辑正想向诗人谈论耶稣，并准备指出诗人所犯的根本性错误。究竟伊万为什么没有把诗写好，是表达天赋欠缺还是因为完全不熟悉主题？总之伊万虽然把耶稣描写成了一个恶贯满盈的人，但是却又把他写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描写得活灵活现，一个曾经存在于世间的耶稣。

现在柏辽兹想要说服诗人的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无论是好是坏，在这个世界上，耶稣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有那些关于他的故事都纯属虚构，是彻头彻尾的神话。

但是有一点必须指出，编辑饱读诗书，谈话过程中，他十分巧妙地引出古代历史学家——例如著名的亚历山大的斐洛，以及知识渊博的约瑟夫·弗拉维等人——这些人对于耶稣是否存在从来都是只字未提的。柏辽兹在炫耀完自己知识渊博之后，告诉诗人在塔西陀著名的《编年史》第十五卷第四十四章中所提到的耶稣受刑的情景，根本就是后人胡编乱造出来的。

对于诗人来说，编辑所说的那些话都是他从未耳闻的。诗人机敏的绿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编辑，洗耳恭听，只是偶尔地打个嗝，他低声咒骂那该死的杏子汁。

“一般，东方宗教里无一例外地都有贞女生神的故事。”柏辽兹说道，“正是运用这种手法，基督教徒毫无创意地创造了耶稣，但是事实上耶稣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因此您的诗应该重点突出这个事实。”

柏辽兹的男高音回荡在空荡荡的街道上，只有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才能越说越深奥，而不用担心犯什么错。诗人因此知道了更多风趣实用的知识，例如：埃及仁慈之神、天地之子奥斯瑞斯，腓尼基的塔穆兹神，巴比伦的太阳神马尔都克，甚至还有鲜为人知的邪恶之神乌兹利普兹里——他曾经备受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崇拜。柏辽兹正在向诗人描述过去阿兹特克人用生面团做成乌兹利普兹里小人像的故事时，第一个行人出现在街道上。

事后，各个机关单位都提出了描述此人的报告，但是说实话，那时已经太晚了。如果将那些报告进行比较，人们会大为震惊的。第一份报告描述此人个头矮小，嘴里镶着金牙，右腿瘸了。第二份报告却说他身材奇伟，戴着白金假齿冠，左腿一瘸一拐的。第三份干脆就言简意赅地概括此人没有任何明显的特征。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报告根本就没有一点儿价值。

首先，他双腿根本就没有瘸。另外，他既不矮，也并非高得出奇，只不过还算高。至于牙齿，他是左边戴着白金假齿冠，右边镶着金牙。他穿着价值不菲的灰色套装和相同色系的鞋子。灰色贝雷帽看似潇洒地戴在头上，盖住了一只耳朵，胳膊下夹着他的手杖，黑色握柄被细细雕成卷毛狗头形。看上去，他四十开外，嘴巴稍微有点歪，脸刮得非常干净，黑色的头发，右眼乌黑，左眼不知为何却是绿色的，黑眉毛一边高一边低。总之一句话，他是个外国人。

这个外国人从两位作家所坐的长椅前面走过的时候，侧过头来瞅了瞅。

然后忽然停下脚步，在距离他们两步之遥的另一条长椅上坐下来。

“德国人……”柏辽兹猜道。“英国人……”伊万这样想，“天啊，他戴那副手套一定很热！”外国人认真地凝望着湖周围的高楼，很明显他是初来乍到，对所有的这一切都颇感好奇。外国人放眼仰望大楼上层，楼上的玻璃窗正反射着刺眼的阳光，柏辽兹将永远看不见这样的阳光。紧接着，外国人视线又落在楼下的玻璃窗上。夜幕马上就要降临了，楼下的窗户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变得昏暗了。不知道他对什么客气地微微一笑，然后眯着眼睛，手里握着手杖的球形握柄，将他的下巴搁在手上。

“伊万，打个比方说，”柏辽兹接着说下去，“你对神之子耶稣的降生描述得十分生动，笔触尖刻，但是诗中主要意思是说很多神子，例如佛尼贤、弗莱坚阿提斯、珀先·米斯拉斯都先于耶稣诞生。简单一点说，任何神子都从来没有降生过，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其中也包括耶稣。你需要做的就是刻画关于他们降生的荒诞可笑，而不是让你写耶稣的降生和东方三博士。否则人们从你的字里行间会觉得，他们的降生是千真万确的。”

伊万竭力想停止打嗝，他屏住呼吸，打嗝的声音却变得更大更厉害了。这时，柏辽兹也停下来不再讲话了，吃惊地看着那个外国人忽然起身向着他们的方向走了过来。

两位作家惊异地望着来人。

“冒昧打扰一下，”那人说，带着浓厚的外国口音，但是词义表达还算清晰，“虽然我们素不相识，但是请允许我……你们讨论的话题渊博广泛、妙趣横生……”

来人恭敬地摘下帽子行了个礼，她们只好欠身还礼。

“喔，是法国人……”柏辽兹在心里想。

“难道他是波兰人？”伊万猜想道。

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外国人开口说第一句话就让诗人倒尽胃口，但是柏辽兹却对他非常地有好感——也不能说是有什么好感，只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他很感兴趣。

“我可以坐下来吗？”外国人非常有礼貌地问道，两位作家勉强挪出些空间来，外国人顺势坐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立即开始插入这次谈话。

“假如我没有听错的话，你刚才欣然讨论耶稣从来就没有在这世上存在过？”外国人绿色的左眼紧紧盯着柏辽兹问道。

“是的，你没有听错。”柏辽兹十分礼貌地回答说，“这就是我刚刚所谈论的。”

“啊，那简直是太有趣了！”外国人欢呼道。

“这家伙到底想做什么？”伊万皱着眉头想。

“你同意他所说的那些话吗？”陌生人又问坐在他右边的伊万。

“完全同意！”诗人承认，他喜欢采用这种诙谐幽默的表达方式。

“太令人惊讶了！”这个不请自来的陌生人忽然又惊叫一声，鬼鬼祟祟地到处张望，不知为什么忽然压低声音说道，“请原谅我如此纠缠不休的问题，但是，据我所知，你们不相信上帝和其他神灵之类的吧？”他的眼中忽然就露出了恐惧之色，接着又补充说了一句，“我发誓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的确，我们不相信上帝，”柏辽兹回答他说，看着这个外国游客惊恐万分的样子微微发笑，“我们可以非常自由地讨论这个话题。”

外国人背靠着长椅，甚至由于好奇而略带尖叫的声音：“你们——无神论者？”

“是的，我们是无神论者！”柏辽兹笑着回答他说。但是伊万开始变得愤怒了，他心里想：“这只呆头鹅，总是缠着我们！”

“啊，这真是有意思啊！”外国人惊奇地尖叫，他左右转动脑袋，依次打量着两位作家。

“在我们国家，任何人都不会对无神论感到哪怕一丝惊讶，”柏辽兹采用外交式的礼仪说，“我们这里大多数人都不会再相信任何有关上帝的神话。”

这个时候，陌生人做出了一个十分惊人的动作，他忽然起身，握住愕然出神的编辑的手，说出下面的话：“请允许我向您表达我最诚恳的谢意！”

“你为什么要谢他？”伊万眨着眼睛问。

“我谢他传达给我十分重要的信息。对于我——一个游客来说，这个信息简直是太重要了！”这个性格古怪的人一边解释，一边举起手指在空中比画着。

如此看来所谓的重要信息确实是给外国游客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惊恐地扫视大楼，好像在担心，每扇窗后面都存在一个无神论者。

“不，他不是英国人……”柏辽兹在心里猜想。伊万却皱着眉头在想：“他在哪里学的俄语，这倒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那么现在请允许我问您一个问题，”经过一番思考，外国游客说，“我有证据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且证据还很多，足有五条之多，这又该

如何解释呢？”

“啊！”柏辽兹十分遗憾地说，“这些证据根本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人们早已经对它们置若罔闻。你大概也会，同意吧，在理性的王国里，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

“棒极了，”外国人惊叫起来，“太棒了，你十分完美地阐释了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的理性主义。但是这就是他早已经设好的圈套，他非常巧妙地推翻了那五个证据，就仿佛是自我嘲弄，他自己提出了第六种证据。”

“康德的证据，”学识渊博的编辑微笑着反驳道，“仍然不可信，德国诗人兼剧作家席勒说康德的证据只能骗骗奴隶，施特劳斯对康德的证据也仅仅是一笑而已。”

柏辽兹一边说一边在心里想：“这个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他俄语说得这样好？”

“康德提出下面这样的证据，人们应该把他送到索洛维基监狱里面关上三年，”伊万忽然出人意料地插嘴说道。

“伊万！”柏辽兹非常窘迫地悄声提醒他。

但是把康德送进监狱的提议非但没有吓住外国人，相反却让他非常兴奋。“太对了，太对了！”他大声喊道，然后用他绿色的左眼看着柏辽兹，脸色稍微有些发红，“就应该把他送到那里去！那天吃早餐的时候我对康德说：‘如你所愿，教授，但是你想出的证据一点都不连贯。确实非常有道理，但是条理非常不清晰，这样会被别人笑话的。’”

柏辽兹十分吃惊地瞪大了双眼，心里想道：“吃早餐！和康德？他到底在胡说什么？”

“但是，”外国人并没有因为柏辽兹的惊讶而感到哪怕一丝的困惑，他转过头来对伊万继续说道，“将他送到监狱里面也是行不通的，最简单的原因就在于他早就已经在—一个比索洛维基监狱还要远的地方住了一百多年。如果把他从那弄走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可以向你保证。”

“真是太糟糕了！”脾气急躁的诗人小声地嘟囔着。

“是啊，真是太糟了！”陌生人也表示赞同，两眼放光，然后他又继续说道，“有个问题一直都在困扰着我，假如没有上帝，那么该由谁来统治人类生活，或者再笼统点说，该由谁来统治这个地球上的秩序呢？”

“人类自己统治自己！”伊万急切而愤怒地回答说，“再也没有比这更明白的道理了。”

“十分抱歉，”陌生人很有礼貌地回答说，“那么请允许我问个问题，任何一个人要进行统治，至少得需要一段时间做出一些精确的规划。人类自身制订规划可以掌控的时间简直是少得可怜，别说一千年，即使是对自己的明天都没有办法负责，还怎么去统治地球？”

“实际上，”他转过身来对柏辽兹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现在开始统治你和其他人，呃……然后你忽然就得了肺癌……”说到这里，陌生人笑了，仿佛想到肺癌让他很开心似的。“对，肺癌，”他像猫一样眯着眼睛，重复着肺癌这个词，“然后你的统治也就宣告结束了！”

“除了你自己，你不会再关心其他人的命运。你的家人也开始瞒着你，你总是会觉得哪里不对劲，跑去找有经验的医生看病，然后去找江湖游医，甚至还会找算命先生。最后你发现，医生、游医以及算命先生，所有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一切都注定会以悲剧告终，一个人还在思考应该如何统治他人时，忽然之间就毫无声息地躺进了木头棺材。周围的人们发现，躺在棺材里的人再也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于是就将他扔进炉子火化了。”

“有时情况比这个还要糟糕！有人准备去基斯洛沃德斯克胜地疗养，”说到这里，他眯起眼睛盯着柏辽兹，“只是因为这样的一件小事，他就没有办法去。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忽然之间，他就滑进电车底下被轧死了。你能说那些都是由他自己支配的吗？如果说，还有其他什么力量完全支配他，是否会更准确一点呢？”这个时候，陌生人忽然发出一阵奇怪的笑声。

柏辽兹非常认真地听他讲述癌症和电车的故事，忽然之间十分警觉地想道：“这个人不是外国人，他根本就不是外国人！他是一个怪人……但是，他是谁呢？”柏辽兹被这些思绪痛苦地折磨着。

“我猜想你现在想要抽烟吧？”陌生人忽然对伊万说，“你喜欢什么牌子的香烟？”

“怎么，你带着好几种牌子的烟？”诗人板着脸问道，他的烟早就已经抽完了。

“你到底喜欢什么牌子的？”陌生人又重复了一遍问题。

“那么，就要国产的。”伊万气呼呼地回答说。

陌生人马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递给伊万：“国产的，给你……”

编辑和诗人都完全惊呆了，倒不是由于看见烟盒里的香烟全部都是国产的，而是因为烟盒本身，那是一个超大的纯金烟盒。打开盖子的时候，上面镶嵌着的三角形钻石闪烁着耀眼的白色和蓝色的光芒。

这个时候作家们已经改变了想法，编辑想道：“喔，他不是外国人！”